

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 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肖齐家 唐晓阳

内容提要 2020年,坦桑尼亚大选前围绕疫情治理展开的政党政治博弈,本质上是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修辞竞争。坦桑尼亚时任总统马古富力与革命党运用政党修辞能力,构建出以宗教信仰和替代疗法为特征的修辞话语,同时利用行政权力对专家权威进行了系统性压制,从而推行了经济优先的防疫政策,保障了民众在疫情期间的生计,并成功说服多数选民支持其连任。2021年马古富力的病逝及其死因争议削弱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效果,但依托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影响更为深远。多数民众在经历了疫情治理和总统死因的修辞争议后,依然支持革命党政权及其疫情治理策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和政党政治过程,权威竞争视角和修辞能力概念或许可以提供新的理解方式。

关键词 世界政治 坦桑尼亚 公共卫生 疫情治理 修辞能力 权威竞争 政党政治

* 肖齐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100084);唐晓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邮编:100084)

** 本文是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ZD148)的阶段性成果,初稿曾于第十四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宣读。感谢论坛评审专家和《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坦桑尼亚独立后曾长期实行一党制,1992年开始进行多党制改革,后在1995年举行首次多党选举。此后,坦桑尼亚每五年举行一次大选,而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①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均无一例外取得胜利。即便如此,不少学者仍对革命党政权存续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譬如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卢肯·韦(Lucan Way)在2010年曾预言,革命党政权“在经济或其他领域的严重危机到来之时,会因其有限的强制力和缺少非物质性的凝聚力变得脆弱”。^②但在2020年10月28日举行的第六次多党选举中,革命党的政权存续基础并未被疫情动摇。相反,被国内外舆论广泛诟病消极抗疫的总统约翰·蓬贝·约瑟夫·马古富力(John Pombe Joseph Magufuli)仍以1251万张选票获得连任,而排名第二的民主发展党(CHADEMA)候选人通杜·利苏(Tundu Lissu)仅得到193万张选票。84.4%的得票率也是革命党总统候选人领先优势最大的一次。到2021年为止,革命党已连续执政60年之久,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面对疫情带来的治理难题,革命党为何能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实现政权存续?

传统观点认为,革命党的政权长期存续有多方面原因。综合来看,相关研究多从组织网络、政治镇压或经济资源等物质性能力视角出发,对此前的选举提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但在探讨2020年大选的过程与结果时,却难以解释为何面对疫情冲击,革命党仍能在2020年大选中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胜出。事实上,从2020年3月16日坦桑尼亚报告境内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开始,直至2021年3月17日,坦桑尼亚政府宣布马古富力因心脏病去世,围绕疫情治理展开的权威、修辞与政策竞争不仅是公共卫生利益相关方争论的体现,更是政党政治博弈的重要面向。

鉴于此,本文提出政党“修辞能力”的概念,即政党在政治竞争中构建话语,并佐以压制性手段,以实施政治说服目标的能力。通过运用过程追踪法,本文从权威竞争的视角对总统演讲、政府公告等斯瓦希里语一手资料以及媒体报道和民调数据等展开分析,发现马古富力与革命党在疫情治理和政党竞争中对修辞能力的有效运用是其政权存续的主要原因。并且与直接以修辞话语说服相比,依托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影响更为深远。这些

① 革命党成立于1977年2月5日,由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设拉子党合并而成。为便于表述,本文均以“革命党”作为坦桑尼亚执政党的指称。

②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54.

发现或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和政党政治过程。

本文将首先回顾有关坦桑尼亚革命党的政党能力同政权存续关系的讨论；而后论述修辞能力的概念及其产生作用的压制与说服逻辑，并提出以修辞能力概念为核心的解释框架；之后，以坦桑尼亚 2020 年总统选举为例，展现革命党修辞能力的运用过程及对政权存续目标的影响；最后将回顾本文的主要观点，并探讨文章的贡献、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革命党的政党能力与政权存续

坦桑尼亚多党选举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特殊现象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将革命党作为比较案例，致力于提出系统性的政党体制与政权类型框架。例如，坦桑尼亚虽然定期举行多党选举，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却值得怀疑，因此可被纳入“混合政体”^①“选举型威权”^②或“竞争性威权”^③等政治体制的范畴。而从大选结果来看，革命党政权能够在定期举行的多党选举中屹立不倒，长期支配着国家的行政与立法权力，因此可称之为“支配性政党型”^④“霸权政党型”^⑤或“一党独大/一党主导型”^⑥政体。基于上述类型学分析，人们试图从政党能力的视角进一步探究坦桑尼亚威权政体存续的原因。^⑦ 一般意义上，政党能力是政党依托各种基础要件控制关键政治功能的能力。能力较强的政党可以通过稳定的规则和程序来凝聚精英团结，动员社

① Larry Jay Diamond,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2, 2002, pp. 21-35; Staffan I. Lindberg,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in Af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43.

②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0, p. 34; Andreas Schedler, "The Logic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Andreas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Lynne Rienner, 2006, p. 3; Yonatan L. Morse, "From Single-Party to 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Competitiveness in Post-Cold War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48, No.1, 2015, pp. 126-151.

③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51-254.

④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⑤ Beatriz Magaloni, *Voting for Autocracy: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曾庆捷：《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第 168—169 页。

⑥ 钟伟云：《非洲的政党政治：回顾与反思》，《西亚非洲》2016 年第 5 期，第 90—106 页。

⑦ Beatriz Magaloni, "Credible Power-Sharing and the Longevity of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1, No.4-5, 2008, pp. 715-741.

会支持,支配其他政治、军事或社会团体,自主地行使各项政治功能。^①在非洲,坦桑尼亚革命党也被认为是政党能力建设与制度化的典范。^②其中,革命党的组织、镇压和庇护能力对政权存续的促进作用受到较多关注。

(一) 组织能力的强大基础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组织是“政治稳定的基础”。^③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肯·韦提出,若要在竞争性威权政体下赢得选举竞争的胜利,选民动员与选举舞弊手段缺一不可,强有力的组织则是二者的根基。^④组织能力也是威权政府控制公民社会,管理精英冲突,以及吸纳、分化或镇压反对者的关键。^⑤在坦桑尼亚,革命党政权之所以能在一党制时期不断巩固,并在多党制转型后长期居于执政地位,原因也在于对组织建设工作一以贯之的重视。正是依托团结的执政联盟与较强的组织基础,革命党政权才经受住了经济衰退和政体转型等历次危机的考验。^⑥

也有学者注意到其他关键历史节点对政党组织能力成长的影响,认为坦桑尼亚社会主义时期和经济自由化改革阶段的重要政策加强了执政党的在位者优势,塑造了与反对党之间不对称的竞争结构。一方面,坦桑尼亚在独立后推行的非洲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在经济上削弱了市场和社会部门的资本化水平,抑制了族群、宗教等层面的社会分裂,消除了反对党的政治动员抓手;^⑦另一方面,通过废除酋长制和村社化运动,革命党政权促成了农民空间分布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的集体化转向,提升了公共资源再分配的平等性,削弱了民众对传统部族权威的认同,从而为革命党在基层的组织覆盖和社会联结打下了

① Qingjie Zeng, "All Power to the Party! The Sources of Ruling Party Strength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4, No.1, 2020, pp. 1-23.

② Matthias Basedau and Alexander Stroh, "Measuring 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New Research Instrument Applied to 28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GIGA Working Papers, No.69, February 2008.

③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461.

④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3.

⑤ Ibid., pp. 54, 61.

⑥ Benjamin Smith, "Life of the Party: The Origins of Regime Breakdown and Persistence under Single-Party Rule," *World Politics*, Vol.57, No.3, 2005, pp. 421-451.

⑦ Richard Whitehead, "Historical Legacies, Clientelism and the Capacity to Fight: Exploring Pathways to Regime Tenure in Tanzania," *Democratization*, Vol.19, No.6, 2012, pp. 1086-1116.

坚实基础。^① 相比之下,反对党则无从继承类似的历史制度遗产,可用于政治动员的资源十分有限,很难成为革命党的有力竞争者。^②

然而,单一的组织能力视角并不足以解释革命党在历次选举间胜选优势的波动。正如天普大学政治学博士理查德·怀特黑德(Richard Whitehead)所承认的那样,如果将革命党在选举政治中的成功都归因于组织能力这一制度性的历史遗产,恐怕难以令人信服。此外,虽然乌贾马运动带来的政治变迁有助于理解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反对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但多党制改革以来,坦桑尼亚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性因素的因果链条较长,也不足以解释革命党为何能够连续多次胜选,并在执政期间牢牢掌控行政与立法机关。^③

(二) 镇压能力的应用策略

“霸权型政党”普遍具备的镇压能力被认为是维系革命党执政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政党竞争激化时,革命党会凭借执政党的权势地位镇压、胁迫反对党及其支持者,削弱反对党的组织动员力量。^④ 例如,在 2015 年的联合政府大选中,革命党就曾限制反对党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⑤ 而由于在桑给巴尔革命政府总统选举中面临的竞争压力要比联合政府大选中更强,革命党往往会对前者采取更激进的操纵和镇压策略。^⑥

一些欧美学者认为,革命党在 2020 年大选中也采取了激烈的镇压措施。他们的分析视角与意识形态倾向集中体现在 2021 年 4 月发表在美国《民主杂志》的两篇文章中。伯明翰大学国际发展学系教授尼克·奇斯曼(Nic Cheeseman)及其合作者列举了革命党政府围绕 2020 年大选所采取的镇压手段。^⑦ 阿伯丁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讲师丹·佩吉特(Dan Paget)则进一步提

① 魏翊:《国家建构策略与政党政治动员:当代非洲政党制度化的政治起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3 期,第 53—74 页。

② 曾庆捷:《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第 177 页。

③ Richard Whitehead, “Historical Legacies, Clientelism and the Capacity to Fight: Exploring Pathways to Regime Tenure in Tanzania,” pp. 1086-1116.

④ Barak Hoffman and Lindsay Robinson, “Tanzania’s Missing Oppo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0, No.4, 2009, pp. 123-136.

⑤ Dan Paget, “Tanzania: Shrinking Space and Opposition Protes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8, No.3, 2017, pp. 153-167.

⑥ Alexander B. Makulilo, “Authoritarian Stability across Space: The Case of Tanzania,”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Politikwissenschaft*, Vol.10, Supplement Issue, No.1, 2016, pp. 173-190.

⑦ Nic Cheeseman, et al., “Tanzania: The Roots of Repr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32, No.2, 2021, pp. 77-89.

出,革命党追求的目标已不单是选举层面的胜利,而是通过“超威权”(ultra-authoritarian)的选举操纵和暴力镇压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反对党获胜甚至生存机会。^①

不过,尼克·奇斯曼和丹·佩吉特等人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链条,来证明其所列举的镇压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对此次选举结果造成影响。相反,2021年“非洲晴雨表”民调数据显示,有79.3%的受访者表示在2020年大选中从未感受到任何政治恐吓或暴力,仅有4%的受访者表示受到严重侵害。^②

既有研究也表明,镇压行动对大选结果的影响未必是决定性的,而且也未必是革命党的优先竞争策略。一方面,暴力镇压行为对选举结果的实际影响比较有限,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相比,革命党采取的镇压行动要少得多,并且不同年份的选举结果存在较大波动;^③另一方面,在拥有一定组织基础和庇护资源的前提下,革命党可以通过提升政治承诺可信度的方式获得精英与选民的忠实支持,^④而无需以高成本的镇压性手段操纵选举。

即使坦桑尼亚“霸权型政体”状态成立,镇压手段也不足以保证革命党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因为作为“霸权型政党”的革命党依然在运用政治修辞话语等补充性策略同反对党竞争。因此,这一视角并不能充分解释革命党在此次大选中取得创纪录胜绩的原因。^⑤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都未能深入分析作为执政党领袖和在任总统的马古富力的政治修辞话语对此次大选结果的影响。而对政治修辞话语的有效运用,恰恰是革命党在此次大选中巩固自身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并最终高得票率胜选的关键。

(三) 庇护能力的丰富资源

庇护主义被认为是包括坦桑尼亚在内许多非洲国家政党政治的典型特征。^⑥通过大规模的恩庇—侍从网络(patron-client networks),占支配地位的

^① Dan Paget, "Tanzania: The Authoritarian Landslid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2, No.2, 2021, pp. 61-76.

^② Afrobarometer and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Summary of Results: Afrobarometer Round 8 Survey in Tanzania in 2021*, Dar es Salaam, 2021, p. 43.

^③ Yonatan L. Morse, *How Autocrats Compete: Parties, Patrons and Unfair Elections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64.

^④ Yonatan L. Morse, *How Autocrats Compete: Parties, Patrons and Unfair Elections in Africa*.

^⑤ 这部分论证得到了匿名评审专家的启发,特此致谢。

^⑥ Tim Kelsall, "Shop Windows and Smoke-Filled Rooms: Governance and the Re-Politicisation of Tanzani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40, No.4, 2002, pp. 597-619; Nicolas Van De Walle, "Presidentialism and Clientelism in Africa's Emerging Party System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41, No.2, 2003, pp. 297-321.

政党可以轻松渗透到选民群体和社会组织中，以物质利益换取群众的选票支持。^①同时，执政党能够运用其掌握的政治特权与经济资源赎买精英的政治忠诚，提高执政联盟内部稳定性，并降低潜在竞争者在党际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最终实现长期执掌政权的目標。^②

选举腐败现象是庇护主义关系最直接的表征，革命党也曾以多种方式参与过选举腐败活动。^③譬如，革命党曾直接收买选民手中的登记卡，也曾向反对党候选人行贿，诱使其退出选举活动；^④此外，革命党也曾收买反对党候选人的潜在支持者，唆使其不去参加投票活动，以降低反对党的票面支持率。^⑤

坦桑尼亚选举中最为人们诟病的庇护主义形式当属“款待”(Takrima)。这个斯瓦希里语单词多用于指涉政党或其拥护者对选民参加竞选集会并为其候选人投票提供的物质性回报，或是公职人员期望以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换取的好处。^⑥作为坦桑尼亚《选举法》曾一度准许的竞选策略，“款待”在2000年和2005年大选中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⑦以至于一些选民将严肃正式的竞选季戏称为以选票交换钱财、食品和衣帽等财物的“收获季”。^⑧

然而，这并不是说只有革命党会采取庇护主义策略，而反对党则恪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庇护能力的解释逻辑在于，在腐败横行的选举环境下，革命党可资影响选举的资源更加丰富，因此更有可能从不公正的制度环境中获益。^⑨特别是自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执政党运用种种交易手段从商业部门获得大量

① Joseph Wright and Abel Escribà-Folch,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Regime Survival: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Subsequent Autocr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2, No.2, 2012, p. 291.

② Beatriz Magaloni and Ruth Kricheli, "Political Order and One-Party Rul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3, 2010, pp. 123-143.

③ Edwin Babeiya, "Electoral Corrup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lections Financing in Tanzani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 Vol.4, No.2, 2011, pp. 91-103.

④ Shari Bryan and Denise Baer, *Money in Politics: A Study of Party Financing Practices in 22 Countrie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2005, p. 129.

⑤ Mia Orange, *Sustaining Authoritarianism: Clientelism and Repression in Kazakhstan, Kenya, Kyrgyzstan and Tanzania*, Ph. D. Dissertation, Lund University, 2019, pp. 198-199.

⑥ Michael F. Lofchi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nzan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p. 45.

⑦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Election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Act*, 2000, Dodoma: Parliament, p. 10, quoted from Machiko Tsubura, "Does Clientelism Help Tanzanian MPs Establish Long-Term Electoral Support?" *Afrobarometer Working Papers*, No.159, 2015, p. 5.

⑧ Kristin D. Phillips, "Pater Rules Best: Political Kinship and Party Politics in Tanzania'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Vol.33, No.1, 2010, p. 123.

⑨ Jonas Ewald, *Challenges for the Democratisation Process in Tanzania: Moving Towards Consolidation 50 Years after Independence?* Dar es Salaam: Mkuki na Nyota, 2011, p. 165.

资金资源,同时排挤出反对党获得财政支持的机会,严重限制了反对党的动员资源。^① 庞大的庇护主义和基层党组织网络共同构成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肯·韦所说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了革命党的在位者优势,促成了其政权的长期存续。^②

庇护主义解释最主要的缺憾在于,多数观点仅源于政治学家和观察者基于政治丑闻的逻辑推测,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严谨性。^③ 不过,近年来也涌现出一些关于坦桑尼亚政党政治中的寻租、买票与施惠现象的实证研究。有研究者指出,在政党融资活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面向私营公司及个人的免税额度成为寻租工具,被掌握国家机器的执政党用以交换商界人士的资金支持。^④ 哈佛大学全球健康与人口学系助理教授凯文·克罗克(Kevin Croke)也发现,买票行为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选举活动中十分常见。据他测算,其发生率大约在13%到36%之间。他进一步推论道,由于对革命党候选人可能会做出的施惠行为抱有期待,民众会选择将选票投给他们。^⑤

上述发现为政治庇护主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证据,但这类研究数据采集的难度通常比较大,能够覆盖的地理范围相对较小,得出的结论存在以偏概全的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讲,相关研究大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党政治现实,并不能反映广大农村地区的真实情况。在一项关于坦桑尼亚农民政治参与的调查研究中,加拿大温尼伯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梅拉妮·奥戈尔曼(Melanie O’Gorman)发现,农村地区人口虽然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和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在经济自由化后的发展非但没有受到施惠关系的偏爱,反而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即便部分农民支持革命党政权,这种支持也未必由物质利益驱动。^⑥

① Richard Whitehead, “Historical Legacies, Clientelism and the Capacity to Fight: Exploring Pathways to Regime Tenure in Tanzania,” pp. 1086-1116.

②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0.

③ Frances Hagopian, “Parties and Voters in Emerging Democracies,” 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Carol Stok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87.

④ Ole Therkildsen and Ane K. Bak, “Democratisation in Tanzania: No Elections without Tax Exemptions,” *ICTD Working Paper*, No.98, June 2019.

⑤ Kevin Croke, “Tools of Single Party Hegemony in Tanzania: Evidence from Surveys and Survey Experiments,” *Democratization*, Vol.24, No.2, 2017, pp. 189-208.

⑥ Melanie O’Gorman, “Why the CCM Won’t Lose: The Roots of Single-Party Dominance in Tanzan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30, No.2, 2012, pp. 313-333.

二、基于修辞能力的解释框架

与基于物质资源的政党组织、镇压和庇护能力不同,本文提出“修辞能力”的概念,认为它同样是政党控制关键政治功能的基础能力,并且在革命党的政权存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修辞能力定义及其作用逻辑

修辞是“以语言为工具进行说服的正式手段”。^①早在古希腊时期,修辞学便被认为与政治学紧密相关。譬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修辞术也可以纳入政治学的框架”。^②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中,修辞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政策合法化、^③促进政治认同等。^④有学者甚至强调,“即使政治采取战争的形式,修辞依然是政治的核心”。^⑤与纯粹的修辞技能相比,政治修辞更强调修辞话语所服务的政治说服目标。政治修辞的主题被认为是“在正式的公开辩论和日常政治争端中构建令人信服的观点的策略”。^⑥也有学者将政治修辞定义为“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运用一定的政治语言技巧所进行的修辞行为,其目的是说服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⑦本文认为,政党的修辞能力就是在政治竞争中构建话语,并佐以压制性手段,以实施政治说服目标的能力。

话语是修辞的载体。政治修辞能力能否发挥有效作用,关键在于政治话语中的价值观念如何与社会现实产生联结与映射。话语制度主义者的看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他们认为,不同政治主体的对话交流是不同观念互相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催生新的观念、价值和话语,话语的变化又会影响制度的变迁,继而影响制度行动者的行为。^⑧在坦桑尼亚的党际竞争中,这体现为

① [美]约翰·约瑟夫:《语言与政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③ 王莉丽、张文晓:《特朗普推特执政的政治修辞与政策合法性建构:以中美贸易战为例》,《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7期,第17—24页。

④ 唐慧玲:《政治修辞与公民政治认同》,《学海》2016年第6期,第108—113页。

⑤ Ronald Krebs and Patrick Jackson, “Twisting Tongues and Twisting Arms: The Power of Political Rhetoric,”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3, No.1, 2007, p. 36.

⑥ Susan Condor, et al., “Political Rhetoric,” in Leonie Huddy,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63.

⑦ 张晓峰、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⑧ [美]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122页。

政党领袖通过政治修辞手段重塑争议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将公共争议及其背后的张力关系构建为更能反映本国公民关切的现实议题,以期对选举政治产生预期影响。也就是说,政党运用政治修辞的目的并不在于真正解决其所指涉的现实问题本身,而在于利用社会中既有的冲突性观念激发起受众的倾向性关注,抨击政治竞争对手,“提升自己在选举中的权威与影响力”。^①

尽管尚未有研究从修辞能力的视角探究革命党政权存续的原因,但革命党领袖基于政治修辞来战略性运用压制和说服手段的方式还是受到较多关注。修辞能力产生作用的压制逻辑是指作为革命党领袖和政府首脑的总统利用行政权力打压竞争对手。与前文梳理的镇压能力视角所不同的是,镇压(suppression)能力强调行动与手段的暴力性,并且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修辞能力视角下的压制(oppression)逻辑是非暴力的,并且从属和服务于政治说服目标。此外,镇压能力施加对象为反对党及其支持者,压制逻辑则针对的是与政治权威相对应的竞争性权威主体。说服逻辑既包括通过政治修辞话语直接影响选民对话语指涉对象的认知和相应行为,也包括凭借执政绩效间接影响选民,争取政治支持。修辞能力视角对于坦桑尼亚的议会辩论、选举过程^②和意识形态^③等政党政治现象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 压制逻辑: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竞争

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分立和竞争是革命党利用修辞能力进行压制的结构性前提。作为政治学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权威”有着多元的定义逻辑。马克斯·韦伯以合法性来源为依据划分了权威的三种纯粹类型:源于非人格既定规则的“法理型权威”,源于历史和神圣传统的“传统型权威”,以及源于领袖人格魅力与超凡特性的“超凡魅力型权威”。^④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权威与“权力”(power)和“暴力”(violence)均要求对象的服从,但区别在于权威的命令者并非通过强力(force)手段向服从者施加影响,也不是通过非平等状态下的“说服”过程,而在于双方对等级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共同认同。一言以蔽之,“在使用强力的地方,权威本身就失败了”。^⑤ 北京大

① Sina Schlimmer, “Talking ‘Land Grabs’ Is Talking Politics: Land as Politicised Rhetoric During Tanzania’s 2015 Elections,”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12, No.1, 2018, p. 92.

② Ibid., pp. 83-101.

③ Dan Paget, “Again, Making Tanzania Great: Magufuli’s Restorationist 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 *Democratization*, Vol.27, No.7, 2020, pp. 1240-1260.

④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⑤ [德]汉娜·阿伦特:《何为权威?》,载[德]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7—88页。

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提出理解“权威”和“权力”关系的三种视角：从影响力来源看，权力建立在强制之上，而权威则建立在服从者的理性之上；结果上，权威意味着对象的自愿服从，而权力则会导致对象的被迫服从；本质上，权威又可被定义为合法的权力。^①

国内政治的等级制环境是上述传统定义共同的制度起点，这意味着国家是现实中垄断和行使权威的主体，其他行为体则处于从属地位。然而，纵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制度与过程，非国家行为体都发挥了不亚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看来，非国家行为体之所以能和国家一样行使社会管理的权威，是因为它们事先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被管理者的认可与服从，也都具有各自的“权威场域”（Spheres of Authority）。^②在这个意义上，非国家行为体完全可以成为和国家政府分庭抗礼的权威主体。从权威分布结构来看，如果说国家治理的权威集中于政府内部，那么全球治理的权威则散布于多元主体之间，二者时而合作，时而又相互竞争。^③

两种治理体系的张力也体现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在全球治理的具体问题上，监管权越来越多地由国家之外的权威主体行使，国家“似乎与非国家行为者分享着决策权”，不仅必须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组织，要对新的全球政治和法律环境做出反应，还要做好与之谈判的准备。^④有学者提出“权威分享”的概念，意指“在一个享有大众认可的具有合法根据的共同新领域中，互有利益相关性的行为体（或制度）通过对话和学习，共同实践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权威”的过程。^⑤这一概念将“权威”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各行为体所行使的，由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所界定的有限而互补的部分性权威；二是实现治理目标所需的整体性权威。尽管不同的部分性权威主体会围绕共同的治理目标展开合作，但竞争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无处不在。

疫情治理的结构与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两类权威。一种是韦伯意义上的、

① 俞可平：《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40—49页。

② 〔美〕詹姆斯·罗西瑙：《全球新秩序中的治理》，载〔英〕戴维·赫尔德、〔英〕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治理全球化：权利、权威与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5页。

③ James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3-296.

④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Conclusion: Authority Beside and Beyond the State,” in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Authorit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315.

⑤ 张贵洪、陈夏娟：《论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分享：以联合国多边环境谈判为例》，《国际观察》2019年第6期，第138页。

源于正式制度安排的政治权威,另一种是以客观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家权威。^① 后者建立科学观念基础上,要求专家和专门机构具备理解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同时肩负提升公共福利的义务与责任。^② 专家和专门机构之所以能获得处理专业公共问题的权威,本质上源于人们承认其掌握专业知识,并且相信专家会依据专业知识提出技术性的问题解决路径,而不会受到党派竞争的影响。^③ 正如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所言,“源自训练或经验的专业知识使得我们给予专家以及为专家提供处所的官僚机构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权威。运用专业知识对于真正的理性—合法权威来说至关重要,而这种权威是官僚机构的首要成分”。^④

获得权威的不同路径使得政治权威和专家权威主体有着迥异的行为方式。政治权威主体倾向于依据具体情势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专家权威主体通常会坚持科学精神,倡导政策回应的科学性与专业性。^⑤ 行政手段或命令通常是政治权威主体施加政策影响的主要途径,而专家权威主体则通过自身的专业性和中立性影响民众的政策偏好。面对常规化的公共卫生治理议程,决策者与咨询专家会容易达成共识,为消除威胁协商出协同性的政策工具。然而,当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时,不但经济社会发展蒙受损失,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和精英的执政能力都会受到严峻挑战,协商与团结的政策过程难以维持,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竞争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⑥ 尽管决策者仍需咨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但更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大量关键性决策。^⑦ 这种情势扩大了决策者相对于专家的决策权力优势,使危机决策过程中的政治考虑常常优先于由专家负责的技术论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可金也认为,由于对危机做出科学研判的过程耗时较长,专家权威的反应速度往往慢于

① Michael Zürn, *A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Authority, Legitimacy, and Contes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50-53.

② Christian Quast, "Towards a Balanced Account of Expertise," *Social Epistemology*, Vol. 32, 2018, pp. 397-419.

③ Michael Zürn, *A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Authority, Legitimacy, and Contes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52.

④ [美]迈克尔·巴尼特、[美]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⑤ 赵可金:《病毒与权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权威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第30—49页。

⑥ Uriel Rosenthal and Paul't Hart, "Experts and Decision Makers in Crisis Situations," *Knowledge*, Vol.12, No.4, 1991, pp. 358-359.

⑦ Marco Boschele, "COVID-19 Science Policy, Experts, and Publics: Why Epistemic Democracy Matters in Ecological Crises," *Omic: 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Biology*, Vol.24, No.8, 2020, pp. 479-482.

政治权威，这就给了政治权威一个“政策窗口期”，使其能够在紧急状态下压制专家权威，取得权威竞争的胜利。而当公共卫生治理进入常规化阶段，专家权威则能够以科学化和标准化的优势，占据这一时期治理权威的主导地位。^①

（三）说服逻辑：经济绩效维护与政权存续

在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竞争的结构下，维护绩效合法性是执政党说服选民的主要途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西摩·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提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产生并维持某种信念的能力，即现有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社会的制度”。它有别于政治系统以实际行动满足社会期望的基本职能的有效性，因为“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合法性是评价性的”。^②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则指出，包含着绩效评价过程的“绩效合法性”是存在的，因为“民众自然而然会对国家绩效做出评价，这种评价的方式与人们评估合法性的方法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进行这种评价的基础”。^③在执政绩效的多个面向中，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生活水平的直接提升，巩固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因而被认为是绩效合法性的主要因素。^④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绩效是20世纪60、70年代威权政体及其统治者合法性的主要来源。^⑤不过，虽然经济发展依然是绩效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公共产品合法性”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⑥赵鼎新同样认为，民众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评价也能够导向统治的绩效合法性。^⑦

政权的长期存续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认同，提升执政绩效无疑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在疫情治理的语境下，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包含经济与卫生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共卫生治理本就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公共卫生产品的提供能力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的风险抵抗能力，提高民众对于执政者的支持和认可，继而巩固其权势地位；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尚未做出或践行援助承诺时，实施公共卫生治理所需的技术手段通常需要以大规模的国内财政资源作为支撑。此时，尽管公共卫生治理目标的实现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积

① 赵可金：《病毒与权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权威重构》，第30—49页。

② 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0, p. 77.

③ Dingxin Zhao,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53, No.3, 2009, p. 418.

④ 王磊：《在象征与现实之间：经济绩效中的合法性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9—124页。

⑤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 50.

⑥ 孟天广、杨明：《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第122—135页。

⑦ 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第168—169页。

极意义,但封锁性的疫情防控措施在短期内却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面对疫情带来的治理挑战,马古富力与革命党政府需要在大选年维持经济治理与卫生治理的平衡。但受有限财政资源的约束,外加疫情治理工作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目标很难同时实现。

本文假定马古富力和革命党是理性的行为体,认为其疫情治理目标有着层次之别:最高目标应是彻底遏止危机,最低目标则是保证其执政地位的存续,也就是要保证政权的生存。虽然全球有不少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源用于疫情防控,但除中国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国有希望实现对疫情的全面控制,因此,最高目标的实现起码在短期内并不现实。受这一国际示范效应的影响,坦桑尼亚如果此时采取积极的财政与货币举措,即使能够取得理想的卫生治理成效,马古富力第一任期积累下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势必难以保证。届时一旦出现经济大幅下滑的局面,政权的经济绩效合法性将遭遇重大打击。

相权之下,坦桑尼亚执政者的理性选择应是尽可能围绕非财政资源制定疫情回应策略,同时等待其他国家、组织或个人的援助与支持。尽管这些看上去消极的抗疫措施必将招致反对党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动摇政府的卫生绩效合法性,但批评性的话语本身即是修辞的产物,也可以用修辞的方式来抵消。综上,本文认为,政治权威的修辞话语和稳定国民生计的政策结果有效说服了多数民众,从而扩大了选民的政治支持基础。该解释逻辑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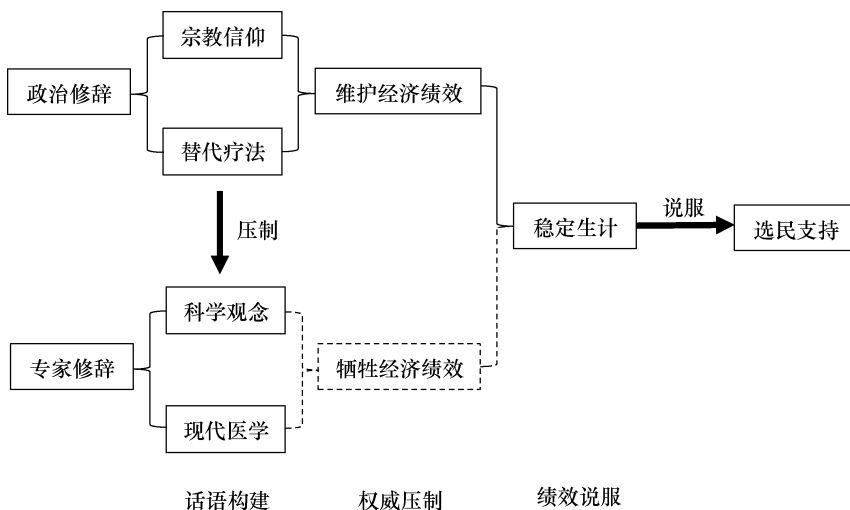


图 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的解释逻辑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三、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总的来说，马古富力与革命党运用修辞能力，构建出包含宗教信仰、非洲传统疗法和民族主义观念的话语，帮助革命党的政治权威成功压制医疗专家权威，削弱了后者所主张的以科学自然主义、西方现代医学和自由民主价值观为特征的批评性话语的可信度，使更能保障民众基本生计的经济绩效成为疫情下经济社会治理的优先政策目标，进而帮助马古富力赢得连任。2021年3月，随着马古富力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有关其病逝的传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作用，但基于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效果在马古富力被确认去世后依然很明显。

（一）政治修辞话语的产生

2020年3月16日，坦桑尼亚报告了境内首个确诊病例。^① 政府旋即迅速响应。马古富力当天推迟了年度自由火炬传递活动，同时指示将10亿先令的活动预算费用转交给卫生部，为将来的防控工作做准备。^② 3月17日，总理府发布公告，转述了总理马贾利瓦·卡西姆·马贾利瓦(Majaliwa Kassim Majaliwa)当天在电视直播中公布的防疫政策，包括暂停人员聚集活动，隔离密接人员，加强入境筛查，设置专科医院等。^③ 这些防控策略以科学观念为基础，反映了流行病学专家所倡导的三项预防传染病基本措施，即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截至当时，政府已向卫生部转移支付了五亿先令。此外，宗教领袖和媒体工作者也被要求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向社会公众转达与政府一致的科学防疫措施，避免因谣言引发的社会恐慌。^④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马古富力又提出了一套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政治修辞话语。3月22日，马古富力在首都多多马参加主日礼拜时发表重要讲话。

^① Charles Kombe, "Tanzania Confirms First Case of Coronavirus," March 16, 2020, https://www.voanews.com/a/science-health_coronavirus-outbreak_tanzania-confirms-first-case-coronavirus/6185904.html, 2021-07-16.

^② Ikulu Tanzania, "# Live; Rais Dkt. Magufuli Akagua Maendeleo ya Mradi wa Ujenzi wa Barabara ya Juu ya Ubungo - DSM," March 16,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9A5brgvk8U&ab_channel=IkuluTanzania, 2021-07-16.

^③ The Citizen, "Tanzania Bans All Public Gathering, Closes Schools, Suspends the Premier League over Coronavirus," March 17, 2020, <https://www.thecitizen.co.tz/news/1840340-5494476-agwmfd/index.html>, 2021-07-16.

^④ Ibid.

尽管同样号召民众不要因疫情而恐慌,但政府应对疫情的底气不再是坚定的财政支持与科学的防控政策,而是可通过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与祈祷实践获得的神力庇佑与疗愈:“我相信这种疾病与魔鬼有关,战胜它的唯一方法是向神明祈祷,祈祷能得到耶稣基督的治愈。”^①与此同时,马古富力还试图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与宗教信仰同等的高度。他向民众呼吁道:“我们要依靠神明,要继续努力工作,要继续建设经济(-jenga uchumi),不能向新冠肺炎投降,否则对神的依靠和建设经济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②“努力工作”和“建设经济”的主张也呼应了马古富力2015年提出的带有反腐倡廉精神的竞选口号“只有工作”(Hapa kazi tu!)。不同的是,疫情危机语境下“工作”的外延已经超越了政府在消除腐败的同时应尽的义务,^③经过马古富力的修辞与建构,成为其所期望的全社会建设经济和对抗疫情的必要途径。

不过,民众在疫情威胁下能否坚持“依靠神明”和“努力工作”,不单取决于其主观意愿,也取决于政府此前颁布的科学防疫政策的限制。事实上,尽管政府3月17日做出的集会禁令涵盖了诸多政治、文化与经济活动,但宗教集会却并不在此列。对此,马古富力也从宗教角度做了解释:“我们知道,在教堂和清真寺可以得到真正的治疗,那里才是神所在的地方……新冠是魔鬼,它无法在耶稣体内生存,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已经燃烧起来了!”^④

两种修辞与政策导向的张力集中体现在3月22日的另一场演讲中。马古富力在总统府向全体国民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政府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与17日采取的举措类似,新的政策继续依照现代流行病学的逻辑展开。在经济社会层面,马古富力也通过直接引述专家的指导意见,呼吁民众对病毒传播“保持警惕”,减少身体接触,经常用肥皂和流水洗手,并远离不必要的人员聚集活动。但他也承认,“即便如此,我发现在一些地方聚集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医院、市场、商店、车站、军营、清真寺、教堂和公共交通工具”。^⑤ 他仅建议人们

① Global TV Online, “Corona: Magufuli Atoa Tamko, Akemea Kuogopa Corona - ‘Msitishike, Bado Haujaua’,” March 22,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45LXjlicM&ab_channel=GlobalTVOnline, 2021-07-17.

② Ibid.

③ Daniel Paget, “Tanzania’s Election: President Magufuli and a Struggle of Ideas,” October 22, 2020, <https://www.ispionline.it/it/publicazione/tanzanias-election-president-magufuli-and-struggle-ideas-27952>, 2020-07-17.

④ Global TV Online, “Corona: Magufuli Atoa Tamko, Akemea Kuogopa Corona - ‘Msitishike, Bado Haujaua’,” March 22, 2020.

⑤ Ikulu Tanzania, “# Live: Rais wa Jamhuri ya Muungano wa Tanzania Mhe. Dkt. Magufuli Akiho-tubia Taifa. Machi 22, 2020”, March 22,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EfRYC7kDQ&ab_channel=IkuluTanzania, 2020-07-18.

在这些场所采取专家提出的自我防护措施，而没有强制关闭这些场所的计划。

马古富力之所以没有选择全面的社会封锁举措，以至于破坏了政府防疫政策的连贯性，原因并不在于马古富力本人对宗教信仰之医疗功能的非理性坚持。相反，这恰恰是理性考量之后的选择。事实上，作为一名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接受过系统性科学训练的化学博士，他显然信任并采纳了专家基于科学精神和专业知识提供的政策建议。他也在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我本人相信，按照我们所作的准备，只要每名坦桑尼亚人都对专家的指导意见予以重视，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战胜疫情，就像曾经战胜过那些企图伤害我们国家的敌人那样”。^① 只不过，作为国家元首与执政党领袖，卫生绩效与经济绩效都是国家治理与选举竞争所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正如讲话开篇所言，他意识到疫情对社会“造成了各种影响，特别是在健康与经济领域”。^② 在经济绩效目标的约束下，马古富力无法完全推行专家以卫生治理为导向的防疫政策主张。因此他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允许疫情伤害我们的经济，所有的经济与生产活动必须继续！”^③

至于马古富力为何在同一天提出两套几乎互斥的政治修辞话语，其原因很可能是马古富力在疫情发生之初因信息有限，难以对疫情发展和影响做出准确的预判，而不得不采取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话语策略。换言之，这是为了给后期可能做出的政策调整留出话语空间，在政策转向到来之际重建修辞话语的连贯性，避免因话语断裂引发民众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质疑。与此同时，坦桑尼亚民众相对普遍的宗教信仰也使得宗教经典与祈祷实践能够在疫情引发社会恐慌时起到一定的社会安慰作用。正因如此，马古富力才一方面称，坦桑尼亚仅发现 12 名确诊病例，且患者恢复状况良好，因此是否需要实施更加严格的防疫政策也有待观察，当务之急是避免疫情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在演说最后部分，马古富力通过引述《圣经》与《古兰经》经文，向各派宗教领袖与信徒发出了为国祷告的号召：“我们绝不接受魔鬼以新冠病毒迷惑我们，使我们忘记全能的神明！”^④

^① Ikulu Tanzania, “# Live: Rais wa Jamhuri ya Muungano wa Tanzania Mhe. Dkt. Magufuli Akihotubia Taifa. Machi 22, 2020”, March 22,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EfRYC7kDQ&ab_channel=IkuluTanzania, 2020-07-18.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二) 压制专家: 替代疗法、数据延宕与人事调整

2020年3月31日,坦桑尼亚卫生部长乌米·阿里·姆瓦利穆(Ummy Ally Mwalimu)宣布,该国共确诊19例新冠肺炎病例,当日还出现了首个死亡病例。^①4月2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弗斯廷·恩杜古利莱(Faustine Ndugulile)表示,虽然已累计确诊20例病例,但坦桑尼亚短期内并不会采取封锁措施,也不会进行大规模筛查,只会从出现感染症状的隔离患者身上采集检测样本。他表示,政府当前采取的防控政策足以应对疫情,这也是为了兼顾社会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大多数坦桑尼亚人都生活在温饱线上,他们必须外出工作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实行完全的封锁政策意味着会有人饿死。”^②

这一考量也在马古富力本人的表述与政策主张中得到印证。2020年4月10日,马古富力在家乡查托(Chatoto)表示,截至当日,确诊病例总数上升至32例,其中死亡病例增至3人,但大多数感染者恢复状况良好。^③与之相比,经济事务更加值得人们关心。“在新冠肺炎的冲击下,世界上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饥饿问题,因为有些国家将人们关在家里,他们无法外出,当然也无法工作。”^④故此,政府决定不采取封锁措施,而是呼吁民众在采取专家建议的预防措施的同时努力工作,生产粮食。此外,马古富力还声称,为了不切断与坦桑尼亚接壤的八个国家的商品与服务供应,政府也不会封闭边境。“经济必须继续运转。至于新冠肺炎,上帝会消灭掉它。”^⑤

2020年4月16日,马古富力在推特上号召国民从次日起进行为期三天的祷告活动,祈求神明让人们免受疫情的侵害。^⑥但4月19日祷告结束时,坦桑

① The Citizen, “Tanzania Records First COVID-19 Death,” March 31, 2020, <https://www.thecitizen.co.tz/tanzania/news/tanzania-records-first-covid-19-death-2706830>, 2021-07-20.

② The Citizen, “COVID-19 Is Not Sexually Transmitted Says Ministry of Health,” April 2, 2020, <https://www.thecitizen.co.tz/tanzania/news/covid-19-is-not-sexually-transmitted-says-ministry-of-health-2706992>, 2021-07-20.

③ The Citizen, “Tanzania Records Two More Deaths as COVID-19 Cases Rise to 32,” April 10, 2020, <https://www.thecitizen.co.tz/news/-Tanzania-records-two-more-deaths-as-Covid-19-cases-rise-to-32/1840340-5520214-4vrxe7/index.html>, 2021-07-21.

④ Ikulu Tanzania, “Hotuba ya Rais Dkt. Magufuli Kanisani Chato—Ibada ya Ijumaa Kuu ya Pasaka April 10, 2020,” April 10,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chKStLetk&ab_channel=IkuluTanzania, 2021-07-21.

⑤ Ibid.

⑥ @MagufuliJP, April 16, 2020, <https://twitter.com/MagufuliJP/status/1250814359519014912>, 2021-07-22.

尼亚的病例总数已达到 171 例。^① 随着确诊与死亡病例数不断上升，马古富力政治修辞的有效性也随之动摇。为了巩固经济绩效优先的政策主张，马古富力在继续强调宗教信仰的同时，采取了多种压制专家权威的策略。

一是倡导替代疗法。替代疗法主要指汗蒸和草药等本土医学方法，以及生姜、柠檬和青柠等食材的药物性使用。但在以恩杜古利莱为代表的科学观念倡导者看来，这些未经科学方法验证的疗法都是无稽之谈。早在 2020 年 4 月 1 日，恩杜古利莱就曾敦促卫生部门继续向公众开展防疫科教活动。他举例说，“我不知道生姜、青柠水和柠檬之类的东西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维生素 C 能增强人的免疫力，但并不是治愈新冠肺炎的方法”。^② 4 月 14 日晚，他在一场电视节目中表达了对汗蒸疗法的观点：“汗蒸既不能治疗新冠肺炎，也不能杀死新冠病毒，而是会灼伤人的呼吸道……我认为这不是（防治疫情的）正确途径”。^③

但从修辞能力的视角看来，在宗教祷告效果不彰的情势下，替代疗法恰好可以作为马古富力政治修辞的补充。2020 年 4 月 22 日，马古富力对卫生部门的人事安排做了重要调整，任命了新的卫生部常秘和政府首席医疗官。^④ 当日，他在查托向国防与安全部门官员发表演讲。除了否定卫生部门采取的消毒措施，以及强调“永远”不会封锁该国经济中心达累斯萨拉姆外，他还对“汗蒸”等传统疗法表达了明确支持：“我恳请国民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使用传统疗法，我也请卫生部加强对这些疗法的宣传和介绍，包括汗蒸。汗蒸背后的‘科学’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它会产生 100 摄氏度以上的水蒸气。新冠病毒是油构成的，它遇到 100 摄氏度以上的水蒸气就会马上变成碎片。”^⑤ 这一表态也被认为是对恩杜古利莱的回应。^⑥ 后者最终在 5 月 16 日被马古富力免去了卫

① The Citizen, “COVID-19: Two Dead as Zanzibar Records 23 More Cases,” April 19, 2020, <https://www.thecitizen.co.tz/tanzania/news/covid-19-two-dead-as-zanzibar-records-23-more-cases--2707926,2021-07-23>.

② Millard Ayo, “‘Tuache Uoptoshaji, Kuna Mtu Kasema Ndimu Inatibu Corona’ -Waziri Ndugulile,” April 2,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rBmQJUclZk&ab_channel=MillardAyo,2021-07-23.

③ Vicky Kimaro, “Waziri-Kujifukiza Hakutibu Corona,” April 15, 2020, <https://habarileo.co.tz/habari/2020-04-155e9696835a8d8.aspx,2021-07-24>.

④ Ikulu, “Taarifa kwa Vyombo vya Habari,” April 22, 2020, 2021-07-25.

⑤ Global TV Online, “Magufuli—‘Hakuna Lockdown DSM, Never, Mask Zimekutwa na Corona’,” April 22,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8Y3Y-enHfY&ab_channel=GlobalTVOnline,2021-07-27.

⑥ The Citizen, “Ndugulile Sacked; Who’s Next at Health Ministry?” May 18, 2020, <https://www.thecitizen.co.tz/tanzania/news/-ndugulile-sacked-who-s-next-at-health-ministry--2709382,2021-08-01>.

生部副部长的职务。^①

二是延宕数据公布。2020年4月29日,总理马贾利瓦宣布,该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跃升至480例。^②但此次公布距离上次报告疫情数据已经过了四天时间。为了确立延宕公布的正当性,马古富力对国家卫生实验室的主责官员采取了更加猛烈的压制措施。

5月2日,马古富力提名姆维古卢·恩琴巴(Mwigulu Nchemba)担任司法与宪法事务部长。^③3日,在恩琴巴的宣誓就职仪式上,马古富力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国家卫生实验室的工作提出质疑。他表示,“(实验室里)有很多有争议的地方,非常奇怪。他们公布的样本检测结果常常是阳性,阳性,阳性。于是我就让安全部门去检查一下,看看这些检测和设备究竟怎么样。之前我曾多次强调,不是所有别人给的东西都是好的,有人可能会利用这些人员和设备来蓄意破坏(国家建设),因为这是场战争!”^④

除了提到委托安全部门执行监察任务外,马古富力还指示新上任不久的卫生部常秘负责技术层面的审查工作。马古富力说:“我们采集了山羊、绵羊、木瓜、汽车用油等物体的样本,将它们送到了国家卫生实验室,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此毫不知情。我们还给这些样本起了名字……那个木瓜感染了新冠肺炎,它的果汁中含有新冠肺炎病毒!我们还把鹤鹑的样本送去检测,结果也是阳性。兔子样本的结果不明。至于山羊,它也是阳性,而绵羊样本的检测结果是阴性。”^⑤

在科学逻辑上,旨在检测人类样本是否含有新冠肺炎病毒的试剂和仪器在设计上并不具备检测非人类样本的功能。因此,这种测试方法并不能说明实验室的专业人员和设备存在问题。这很可能只是马古富力施加政治权力,打压专家权威的托词。他宣称:“要么实验室的相关人员已经被帝国主义者收买了;要么他们专业知识不过关——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卫生实验室也被用于检测其他疾病;要么就是这些(他们之前检测的)样本有问题,因为连

① Ikulu, “Taarifa kwa Vyombo vya Habari,” May 16, 2020, 2021-08-01.

② Beatrice Materu, “Tanzania’s 480 COVID-19 Cases Now the Highest in the Region,” April 29, 2020, <https://www.theeastafrican.co.ke/tea/news/east-africa/tanzania-s-480-covid-19-cases-now-the-highest-in-the-region-1440572>, 2021-08-03.

③ Ikulu, “Taarifa kwa Vyombo vya Habari,” May 2, 2020, 2021-08-03.

④ Ikulu Tanzania, “Live: Rais Dkt. Magufuli Akimuapisha Dkt. Mwigulu Nchemba kuwa Waziri wa Katiba na Sheria,” May 3,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ezmRybk2uE&ab_channel=IkuluTanzania, 2021-08-03.

⑤ Ibid.

检测试剂和取样用的棉签都是从国外来的。”^①

三是针对专家权威的人事调整。除了前文提及的几次任免外，在上述演讲结束几小时后，马古富力便免除了药品储备部负责人的职务。^② 5月4日，卫生部表示，承接马古富力前一日的讲话，卫生部长宣布成立专家委员会对国家卫生实验室的整体运行状况展开调查，包括新冠病毒样本的收集检测工作。同时暂停了实验室负责人和质量监控官员的职务。^③ 这些人事调整及其规训效应进一步扰乱了新冠病毒样本检测与病例统计数据公布的进程。此后，仅桑给巴尔革命政府在5月7日报告了29例新增感染病例，这也使得该国确诊病例总数增至509例。^④ 此后，直到2021年3月17日政府宣布马古富力病逝，坦桑尼亚政府再未对疫情数据进行过任何更新。

（三）说服选民：替代疗法实践与执政绩效评价

针对专家权威的压制策略为经济优先政策的巩固奠定了基础。从2020年6月1日起，坦桑尼亚正式恢复举办体育赛事，^⑤所有大学、学院和准备高级中学教育证书期末考试的中学学生开始返校学习。^⑥ 7日，马古富力宣称，“坦桑尼亚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被全能神明的力量消灭了”。^⑦ 16日，马古富力宣布，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各级学校将从6月29日起恢复线下教学工作。^⑧ 这也标志着时隔3个月，坦桑尼亚的经济社会秩序回到疫情前的状态。

在压制了专家权威之后，马古富力的政治修辞能否成功说服选民？民众会否认可马古富力和革命党政府疫情期间的执政绩效？尽管美联社也承认，

① Ikulu Tanzania, “Live: Rais Dkt. Magufuli Akimuapisha Dkt. Mwigulu Nchemba kuwa Waziri wa Katiba na Sheria,” May 3, 2020.

② Ikulu, “Taarifa kwa Vyombo vya Habari,” May 3, 2020, 2021-08-05.

③ Wizara ya Afya, et al., “Taarifa kwa Vyombo vya Habari: Uchunguzi wa Mwenendo wa Maabara ya Taifa ya Afya ya Jamii,” May 4, 2020, 2021-08-05.

④ The Citizen, “COVID-19: Zanzibar Cases Rise to 134 after 29 Test Positive,” May 7, 2020, <https://www.thecitizen.co.tz/news/Covid-19-Zanzibar-cases-rise-to-134-after-29-test-positive/1840340-5545784-mni388/index.html>, 2021-08-06.

⑤ Wizara ya Habari, Utamaduni, Sanaa na Michezo, “Taarifa kwa Umma: Utaratibu wa Uendeshaji Ligi za Soka na Michezo Mingine hapa Nchini,” May 31, 2020, 2021-08-06.

⑥ The Citizen, “President Magufuli Orders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to Re-Open on June 29,” June 16, 2020, <https://www.thecitizen.co.tz/tanzania/news/africa/president-magufuli-orders-secondary-and-primary-schools-to-re-open-on-june-29-2710938>, 2021-08-07.

⑦ BBC, “Virusi vya Corona: Rais Magufuli Asema Ana Imani Ugonjwa wa Corona Umeondolewa kwa Nguvu za Mwenyezi Mungu,” June 7, 2020, <https://www.bbc.com/swahili/habari/52955307>, 2021-08-08.

⑧ John Magufuli, “Hotuba ya Mhe. Dkt. Jone Pombe Joseph Magufuli, Rais wa Jamhuri wa Muungano wa Tanzania Wakati wa Kulihutubia kwa Mara ya Mwisho Bunge la Kumi na Moja la Jamhuri ya Muungano wa Tanzania, Ukumbi wa Bunge, Tarehe 16 Juni, 2020,” June 16, 2020, 2021-08-09.

“评价大多数坦桑尼亚人如何看待马古富力对新冠肺炎所持的怀疑态度绝非易事”，^①但在难以获得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民众的防疫实践取向和治理绩效评价依然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革命党修辞能力的说服效果。

一方面，政治修辞说服效果直接体现在马古富力倡导的替代疗法为部分民众接受与认可。根据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莉萨·里奇(Lisa Richey)等人5月26日记录的田野笔记，当时坦桑尼亚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商业化的汗蒸服务点：人们支付1千先令，即可获得10分钟的汗蒸服务。也有一些人在家中自发开展汗蒸实践。特别是当政府在5月8日从马达加斯加引入了据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草药制剂 Covid-Organics 后，坦桑尼亚国内市场上涌现了一批号称有类似功能的本土药物，包括 Mafuta ya Mchaichai、NIMRCAF、Covidol、Baycaro，以及各种混合了姜、大蒜、辣椒和青柠等原料的药品。^② 美国之音5月22日也报道称，坦桑尼亚有越来越多的人宣称发现并实践了本土疗法。^③

尽管也有一部分人并不认同马古富力的政治修辞和防疫方式，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的确有许多当地人相信并亲身实践着总统所倡导的个人防护措施。例如，非营利组织“好邻居”(Good Neighbors)一位项目官员表示，虽然他本人通过遵守专家建议的预防措施来照顾自己，但他的确“有一些朋友和亲戚通过吸入蒸气来应对疫情”。^④ 因此，无论是马古富力所倡导的汗蒸方法的家庭化实践，还是传统草药制剂的本土化生产与商业化推广，都能从侧面反映出部分民众对马古富力政治修辞话语的直接认同与接受。

另一方面，政治修辞说服效果还间接体现为马古富力拒绝实施社会封锁政策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民生计，巩固了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政策路线和经济绩效合法性的认同。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⑤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规模在

① Tom Odula and Rodney Muhumuza, "Tanzania's Populist President John Magufuli Has Died at 61," March 18, 2021, https://apnews.com/article/john-magufuli-dead-tanzania-president-1368d5d852ca2b8b35fe108c3abbc0a0?utm_medium=AP&utm_campaign=SocialFlow&utm_source=Twitter, 2022-03-19.

② Lisa Richey, et al., "South-South Humanitarianism: The Case of Covid-Organics in Tanzania." *World Development*, Vol.141, May 2021, Article 105375.

③ Charles Kombe, "Herbal Cures for COVID-19 Spreading in Tanzania Despite No Evidence They Work," May 22, 2020, https://www.voanews.com/a/covid-19-pandemic_herbal-cures-covid-19-spreading-tanzania-despite-no-evidence-they-work/6189689.html, 2022-03-19.

④ Stephanie Busari and Nimi Princewill, "Did Tanzania's Covid-Denying Leader Die of the Coronavirus? It's One of Many Questions He Leaves Behind," <https://edition.cnn.com/2021/03/20/africa/john-magufuli-tanzania-covid-legacy-intl/index.html>, 2022-03-21.

⑤ 黄梅波、邱楠：《新冠疫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西亚非洲》2020年第4期，第6—10页。

2020年收缩了1.9%，经济增长率跌至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①世界银行也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活动在2020年减少了2.0%。这也是该地区过去25年来首次遭遇的经济衰退。^②

坦桑尼亚的情况虽然也不容乐观，但与东非共同体其他国家相比，该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仍相对较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坦桑尼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而同期东共体内其他国家均为负增长。^③这与实行宽松的疫情管控政策不无关系。此外，由于在疫情下坚持进行生产活动，坦桑尼亚也没有发生饥荒等大规模社会危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医疗资源挤兑，避免了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

此外，马古富力优先稳定生计的防疫逻辑在低收入群体中得到了共鸣，其政策路线的说服力甚至持续到了选举之后。2021年1月底，一位摩的司机曾对美联社表示，“大多数坦桑尼亚人是低收入者”，“如果我们国家真的出现了病毒，那么我们将生活在恐惧之中”。其恐惧的原因并不在于病毒本身有多么致命，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停止工作”。^④

更为系统的民调数据也显示，多数民众肯定马古富力政府疫情期间的经济治理表现，对总统和政府的评价甚至比疫情前还要好。2021年2月23日至3月26日，知名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与坦桑尼亚减贫研究所(REPOA)合作，围绕政府绩效等议题在该国开展了第八轮调查。^⑤结果显示，尽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但受访者普遍认可国家整体发展方向和经济卫生治理表现。首先，有78%的受访者认同国家发展的整体路线，坦桑尼亚政府在经济治理(84%)、提升基础医疗服务(75%)、缩小贫富差距(65%)、提高贫困人群生活水平(65%)、稳定物价(58%)和创造就业(52%)等领域的表现均获得超过半数受访者的肯定。^⑥其次，越来越多的受访者对当前国家经济状况和个人生活条件表示满意。有49%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当

①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Navigating a Long Pandemic*,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2021, p. 1.

② The World Bank, *Africa's Pulse. COVID-19 and the Future of Work in Africa: Emerging Trends in Digital Technology Adoption*, Vol.23,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April 2021, p. 16.

③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Navigating a Long Pandemic*, p. 24.

④ Cara Anna, "Tanzania's Leader Denies COVID-19, And Countrymen Push Back," January 29, 2021, <https://apnews.com/article/tanzania-coronavirus-pandemic-east-africa-africa-kenya-43f232ee0e82cd0ee381e53d8aeb98d6>, 2022-03-25.

⑤ 此次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了2398名成年人样本，抽样误差为±2%，置信水平为95%。

⑥ Afrobarometer and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Summary of Results: Afrobarometer Round 8 Survey in Tanzania in 2021*, pp. 59-63.

好”或“非常好”，约是2017年的两倍。另外，3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较2017年上升了13%。再次，53%的受访者对下一年的国家经济形势持乐观态度，较2017年提高了15%。^①

以上证据表明，尽管马古富力通过构建政治修辞话语打压医学专家，拒绝推行有助于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社会封锁政策的做法在价值层面有待商榷，但这种修辞方式所导向的经济优先的防疫政策实际上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生计，提升了政府治理成效的说服力，从而巩固了选民的政治支持。

(四) 马古富力病逝与革命党修辞能力的减退

2021年3月17日，时任副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Samia Suluhu Hassan)在电视讲话中宣布，马古富力因患慢性心房颤动于傍晚6时许不治去世。据称，马古富力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受该疾病的困扰。^②但由于马古富力在2月27日出席公开活动后再未现身，^③也有传言称其真正死因是新冠肺炎。这些传言的出现时间虽貌似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由于传言指向的依然是大选前围绕疫情治理的政治修辞与政策主张之争，所以有必要专门探讨民众在经历了疫情治理和传言争议后，对马古富力与革命党的总体评价。

反对人士依托的消息源有两个：一是已于2020年11月10日前往比利时的前民主发展党总统候选人利苏，^④二是肯尼亚媒体《民族日报》(*Daily Nation*)。3月7日，利苏开始要求政府公布总统的健康状况。^⑤9日，利苏援引多位前总统及时公布就医进展的做法，敦促政府通报总统的健康状况。^⑥10日，肯尼亚《民族日报》刊文称，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因新冠肺炎

① Afrobarometer and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News Release: Tanzanians Confident in Country's Direction and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Afrobarometer survey shows*, Dar es Salaam, July 14, 2021, p. 3.

② @SuluhuSamia, March 18, 2021, <https://twitter.com/SuluhuSamia/status/1372312953609945093>, 2022-04-08.

③ Ofisi ya Katibu Mkuu Kiongozi, "Rais wa Jamhuri ya Muungano wa Tanzania, Mhe. Dkt. John Pombe Magufuli amemuapisha Dkt. Bashiru Ally Kakurwa kuwa Balozi na kuwa Katibu Mkuu Kiongozi - 27/02/2021," February 27, 2021, <https://www.chiefsecretary.go.tz/news/rais-wa-jamhuri-ya-muungano-wa-tanzania-mhe-dkt-john-pombe-magufuli-amemuapisha-dkt-bashiru-ally-kakurwa-kuwa-balozi-na-kuwa-katibu-mkuu-kiongozi-27-02-2021>, 2022-04-09.

④ Bob Karashani, "Tanzanian Opposition Leader Tundu Lissu Leaves for Belgium," November 10, 2020, <https://www.theeastafrican.co.ke/tea/news/east-africa/lissu-leaves-tanzania-for-belgium-3017874>, 2022-04-10.

⑤ @TunduALissu, March 7, 2021, <https://twitter.com/TunduALissu/status/1368512277809348611>, 2022-04-12.

⑥ @TunduALissu, March 9, 2021, <https://twitter.com/TunduALissu/status/1369179219599765505>, 2022-04-12.

炎病情恶化，已于8日飞往肯尼亚，并在内罗毕医院接受治疗，同时暗指这位领导人正是马古富力。^① 利苏转发了这篇报道，并在11日的推文中称，马古富力已转至印度就医。^②

至此，以利苏为代表的政治反对派提出的马古富力死因叙事已初具规模：面对新冠疫情，一味拒斥科学理性，隐瞒感染数据，压制医疗专家，同时号召宗教祈祷，提倡替代疗法的民粹主义总统马古富力，自己却讽刺性地感染了新冠肺炎，而且很可能会因此不治身亡；与此同时，执政党和政府正极力隐瞒马古富力的真实健康状况。显然，利苏等人正试图通过构造马古富力或将死于新冠肺炎，并且革命党政府公然侵犯公民知情权的修辞话语，彻底否定马古富力与革命党过去一年间的政治修辞，破坏民众对革命党执政合法性的承认。

需要指出的是，利苏和《民族日报》均未能提供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上述话语的真实性。虽然其爆料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③但这些媒体也都表示无法独立核实其言论的真实性。

然而，坦桑尼亚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做出正面回应。事实上，在2020年的疫情治理中，马古富力曾采用了一元化的话语生产和权力压制模式，并成为革命党修辞能力生产和运用的中心。但随着马古富力持续缺席公开活动，革命党无法通过党的领袖直接生产权威性的政治修辞话语，革命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效果有所减退。为了弥补马古富力在现实层面的缺位，革命党政府只能通过“转述”马古富力言论的方式，在修辞层面延续马古富力的存在状态，勉强维系政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效果。

反对党则抓住马古富力本人未能现身的机会窗口，对其本人与革命党政府展开猛烈抨击。在2021年3月12日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坦桑尼亚民主发展党总书记约翰·姆尼卡(John Mnyika)援引《宪法》有关条例，敦促政府

^① Aggrey Mutambo, "African Leader Admitted to Nairobi Hospital with Covid-19," March 10, 2021, <https://nation.africa/kenya/news/african-leader-taken-ill-admitted-city-hospital-3317690>, 2022-04-12; Aggrey Mutambo and Washington Kikunju, "African Leader Taken Ill, Admitted to City Hospital," *Daily Nation*, March 10, 2021.

^② @TunduALissu, March 11, 2021, <https://twitter.com/TunduALissu/status/1369790208913313793>, 2022-04-12.

^③ David Lewis and Duncan Miriri, "Where's Magufuli? Tanzanian Leader's Absence Fuels Health Concern," March 10,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tanzania-idUSKBN2B21FW>, 2022-04-13; BBC, "John Magufuli: Questions Raised over Missing Tanzania Leader," March 10, 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56347756>, 2022-04-14; Tom Odula, "Politicians Ask about Health of Tanzania's Populist Leader," March 11, 2021, <https://apnews.com/article/africa-health-coronavirus-pandemic-tanzania-721a73949cd23b877aa64895bb159ebd>, 2022-04-14.

及时公布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官方信息。^① 当日晚些时候,总理马贾利瓦在一场主麻日祷告仪式后回应了有关马古富力健康状况的关切。这也是坦桑尼亚政府高层首次正式就该问题发表声明。^②

马贾利瓦首先谴责了某些“居住在外国的坦桑尼亚人”,称其散布谣言的动机是对国家发展的仇视。随后他称赞了马古富力执政期间取得的治理成就,将其近期没有露面的原因归结于繁忙的公务。按照他的说法,各级官员各司其职,不至于让总统本人事必躬亲,本就是政府正常的运行逻辑。“总统有自己的工作安排,他又不是街溜子!……不能你让他出来他就出来,况且你人还在国外。”^③

哈桑也在2021年3月15日呼吁民众保持团结。她表示,“我们国家现在充斥着来自外部的谣言,但人们应该忽略它们……一个人患流感、发烧或任何其他疾病是很正常的……如果需要我们保持团结,现在就是时候了”。尽管并未直接提到马古富力的名字,但这些言论也被理解为哈桑为防止社会进一步撕裂而对总统健康问题做出的委婉让步和承认。^④

然而,总理与副总统的表态并没能彻底打消民众对总统健康状况的疑虑。由于直接说服的作用有限,政府只得选择成本更高的镇压能力打击异见修辞主体。3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坦桑尼亚警方自12日起逮捕了四名涉嫌在社交媒体上散布有关总统健康谣言的人。^⑤ 16日,时任司法与宪法事务部长恩琴巴重申了政府的强硬立场,表示将依据《刑法》和《网络犯罪法》继续逮捕违法律师:“这既不是请求,也不是讨论。”^⑥

到17日,随着哈桑宣布总统离世的新闻,有关马古富力健康状况的猜测终于告一段落。在这一轮的政治修辞竞争中,由于马古富力本人持续缺席,革命党未能取得理想的直接说服效果。为了尽可能维持马古富力通过经济绩效

① @ChademaTz, March 12, 2021, <https://twitter.com/ChademaTz/status/1370329810959015937>, 2022-04-15.

② BBC, “Kassim Majaliwa: Rais Magufuli Yupo Na Anaendelea Vizuri,” March 12, 2021, <https://www.bbc.com/swahili/habari-56373860>, 2022-04-16.

③ ITV Tanzania, “Kassim Majaliwa Afunguka Afya ya Rais Magufuli,” March 12,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RLYDLgtzC8>, 2022-04-16.

④ Al Jazeera, “Tanzania Gov't Urged to 'Explain Mystery' of Magufuli's Absence,” March 16, 202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3/16/tanzanians-should-be-told-about-magufulis-health-opposition>, 2022-04-17.

⑤ BBC, “John Magufuli: Tanzania Arrests over Missing President Rumours,” March 15, 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56405313>, 2022-04-17.

⑥ @ mwinguluchemba1, March 16, 2021, <https://twitter.com/mwinguluchemba1/status/1371495843891675137>, 2022-04-18.

所巩固的执政合法性，政府选择对总统的健康信息进行隐瞒和扭曲。但反对派提供的信息也并不可靠。综合来看，马古富力既没有如革命党政府高层所言，在2021年3月中旬仍能正常工作；也没有证据表明马古富力最终讽刺性地死于新冠肺炎。没有任何一方在对民众的直接说服上具有明显优势。

虽然直接说服效果不佳，但依托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效果依然显著。2021年“非洲晴雨表”民调数据显示，多达92%的受访者认可马古富力“过去一年间”的执政表现，其中61%表示“强烈同意”，^①两个数字较2017年分别提升了7%和10%。^②此轮调查还问及如何看待政府在保护公共健康和预防疾病暴发方面的表现，有84.6%的受访者给出了正面评价，并且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反馈几乎一致。当被问及若第二天举行总统选举，自己会支持哪个政党时，有81.6%的受访者选择支持革命党。^③

由于2021年民调的访谈时间为2月23日至3月26日，因此“过去一年间”应指2020年2或3月到2021年2或3月。这一时间段恰好包含了马古富力在选举年开展疫情治理并运用修辞能力的过程，同时基本涵盖了从马古富力最后一次露面到被确认离世的时段，故可以作为理解民众在经历了有关总统健康状况的修辞争议后，评价其选举年经济与卫生治理绩效的重要参考。

以上证据再次印证了马古富力是疫情下革命党修辞能力的源泉，但后者也因过度依赖领袖一人而变得脆弱，他的病逝削弱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直接说服民众的效果，对革命党的政权存续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不过，与运用政治修辞话语试图直接使民众信服所言之物相比，基于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影响更为深远。正因如此，多数民众认可马古富力经济绩效优先的政治修辞与政策逻辑，进而支持其连任。

结 语

2020年坦桑尼亚总统选举前围绕疫情治理展开的政党政治博弈，本质上是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修辞竞争。两种权威主体所采用的修辞话语导向了迥然不同的防疫政策。反对党领袖与医学专家多采用专家权威的修辞话语，

^① Afrobarometer and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Summary of Results: Afrobarometer Round 8 Survey in Tanzania in 2021*, pp. 2, 49.

^② Afrobarometer and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Summary of Results: Afrobarometer Round 7 Survey in Tanzania in 2017*, Dar es Salaam, 2017, p. 47.

^③ Afrobarometer and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Summary of Results: Afrobarometer Round 8 Survey in Tanzania in 2021*, pp. 45, 63.

主张从科学角度认识疫情,将其视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与传播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如果政府选择将卫生治理绩效设定为主要政策目标,那么,现代医学技术与科学防疫政策将是管控疫情的必要手段,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的限制也是整个社会所必须付出的政策代价。

马古富力与革命党的政治修辞话语则提出,新冠肺炎本质上并不是由病毒引发的疾病,而是某种超自然的“魔鬼”,或是魔鬼借以迷惑世人,削弱其对神明信仰的手段。人们无法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抵抗超自然的疫情,只有神明的力量才能最终击败魔鬼。人们只有通过笃定信仰,坚持祈祷,才能得到神明的回应、庇佑和疗愈,与之相违背不啻于向魔鬼投降。作为补充,努力工作和建设经济也是民众同疫情抗争的重要方式。这种形式的集会不仅不会有违反政府防疫政策的风险,相反,马古富力已在演说中为其背书,甚至在科学观念主导的防疫政策中为宗教活动留出了充分的集会空间,从而为其经济绩效优先的政策主张奠定了实践基础。

然而,作为超自然存在的神明力量作用难以证实。随着疫情不断蔓延,马古富力与革命党的原初修辞面临消解的风险。为了提高政治修辞的可信度,巩固政府的经济治理绩效,马古富力凭借其作为政府首脑的行政权力,通过倡导以本土医药为核心的替代疗法,延宕疫情相关统计数据的公布,以及对关键防疫部门进行针对性的人事调整等手段,对专家权威进行了系统性的压制。这些措施帮助该国取得了相对于周边国家更好的经济治理成效,最终成功实现了对选民的政治说服。因此可以认为,马古富力与革命党对修辞能力的有效运用是其政权存续的主要原因。

而在这位备受争议的总统生命最后20天里,确有传言称其罹患并最终死于新冠肺炎。这些传言破坏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效果,凸显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的脆弱和衰退。但民调证据显示,民众依然普遍认可马古富力政府疫情期间的经济与卫生绩效合法性,并且支持马古富力政府与革命党政权。这说明,与通过政治修辞投射直接进行说服相比,基于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影响更加深远。

综上,本文证明了对修辞能力的有效运用是坦桑尼亚革命党在疫情下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实现政权存续的原因。权威竞争视角和政党修辞能力概念有助于理解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治理的政策过程,并能对政党政治的一般理论提供补充。未来或可以围绕修辞能力概念进行历时性或跨区域的比较,进一步探索修辞能力的缘起以及政治权威和专家权威的分化时机等问题,从而对本研究进行必要的修正与扩展。